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十三

宋 謝維新 撰

財用門

琉璃

附

水精 碼碯

玻瓈 琥珀

車渠 珊瑚

財貨源流

琉璃本質是石出大秦國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凡十種為器者以自然灰冶之

近世又有火成者光澤蓋不減也水精琉璃之類入火不焚玻瓈本草作頗梨水玉或云是千歲水化為之車渠亦玉石類形似蚌蛤有文理碼碯非玉石自是一類似馬腦然故以為名亦云碼碯珠也或云

馬口中吐出恐胡人謬言以貴之耳有紅白黑三種亦有紋似纏練者研木不熟琥珀松脂淪入地千年所化多偽惟以色如血熟於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珊瑚似玉紅潤中多有孔亦有無孔者有縱紋者有紅油色細縱紋者有如鉛丹色無縱紋者有兩枝直上分十餘歧將至其末交合連理者初生水底磐石上白如菌一歲黃三歲赤海人付欲取之先作鐵網沈水底珊瑚貫中而生歲高三二尺有枝無葉因紋網出之或摧折在網中故難得完者然失時不取亦腐犬抵以樹高而枝柯多者為勝

事類琉璃扉

漢武帝拜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起九間神宮欲以下神云云曰一為一真珠為

廉漢武故事

琉璃殿

魏太武時大月氏國人商販至京師自云能鑄一既成光澤美於西來者乃

詔為行一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見者震駭以為神明自此中國一甚賤人不復珍之 琉璃牕 滿

畏風在武帝一內坐寶密似踈奮有琉璃盃晉崔

疑帝問之荅曰臣猶吳牛見光而喘世說琉璃椀王敦初尚

伯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燕公御以琉璃椀主如廁見

金盤盛水一盛滌豆琉璃盤同昌公主以紅

困倒著水中飲之世說琉璃盤一盛夜光珠立堂中

光如畫杜陽編又元載代宗曰平嶺南進一面琉璃

關九寸朕以為寶及破載家得一尺面者鄴侯家乘琉璃

璃帳黃僊設紫琉璃瓶唐貞元中揚州市坊有丐

子則足矣瓶項如葦管人與之百錢投之瑋然有聲見

瓶間大如粟粒衆異之復與千錢亦如此以至萬錢亦

然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大動行如故俄有度支

綱至數十車網人駐車觀之綱主戲曰爾能令諸車入

瓶中乎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行蟻

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入瓶網官大驚以挺撲瓶破
 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
 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太平廣記又見薔薇花注
 又盧文紀廢帝悉書清望官姓名投於一命相
 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
 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五代琉璃釵為一釧近服妖也流

離播遷之兆五行志

水精玉晶盤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一為一貯水於膝前一與水同潔侍者謂水無一必融

濕席乃拂玉盤墜水玉俱碎一千塗水精屏詳見屏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三輔黃圖

水精戶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飲以真珠飲以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鳥性畏寒處之小屋一為

辟寒臺拾遺記水精杯西域賓武德二年遣水精瓶使者獻玻璃一

蜀閩王宗銖有海客鬻龍腦蜀中貯以一一殿直李
範示之海客邀善價比數倍範造宗銖曰一一為爾
取之翌日至其所令持錦衾至若貨者宗銖索衾與
海客共觀嘆其織織久之因目從者挈瓶去九國志
精如意孫和月下舞一一誤傷鄧夫人同上水精燈籠本朝劉隨待制
為通判嚴明通

達謂之一一
東齋記事

玻瓈玻瓈杯見前水
晶注

車渠西國重寶車渠是玉石類一一
形似蚌蛤有文理集韻西域重堂

一一殿梁檐皆以七寶飾碎蜀溺器乾德四年上遣神
將蜀圖書法物所

之注車渠其一也西域記
上法物見孟昶七寶溺器曰自奉
如此欲無亡得乎遽命一之長編

碼碼鬼血化丹卯之野多一一為丹石則龜茲進唐

元一國一枕其色如碼碼枕之則碼碼瘡黃帝時

十洲三島盡在夢中帝號游仙枕遺事碼碼瘡黃帝時

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頌賜羣臣至舜時露漸減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十洲記碼

碼櫃武宗會昌元年渤海貢一一碼碼盤裴行儉有一一廣二尺

文米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琥珀江珠琥珀一名一一松脂入地千年碎之為藥

宋武帝時獻琥珀枕孫和月下舞水晶如一一以一刀瘡白氏帖屑以滅痕意誤傷鄧夫人頰太

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一當一一一然琥珀太多及瘡又有赤點更益其妍諸醫人更以丹脂點額以要

寵拾遺記

用以為杓

石虎為浴堂破硤為堤琥珀為杓

珊瑚高一丈二

漢積翠池中有珊瑚一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云是南越王

趙佗所獻號烽火樹

高二尺許王愷武帝嘗以珊瑚樹

夜有光影三輔黃圖

賜之

疎世所罕比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

碎愷既惋惜崇曰不必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

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珊瑚筆格錢

耀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自失矣本傳

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公有

珍惜子弟有欲錢即竊之公乃榜家庭以十千購之子

弟作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孫樵與賈秀才書物

與之一歲中率五七如此歸田錄

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銅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以頤驪龍文章亦然

詩集琉璃鐘

滴真珠紅李賀將進酒

琉璃剪

水開一

府傳看

黃琉璃韓

水精簾外

水精一轉

盤行

水晶之素鱗杜

瓜寒

晶一爵水

荷

露

晶圓一水

碼礎盤承

碼礎一一金
縷孟坡惜花

玻瓈敲日聲

義和一坡
璫一李賀

琥珀瓊珀濃

詳見前
琉璃注

珊瑚闕采

珊瑚一闕
珊瑚杜

反掛

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
珊瑚鈎元稹連昌宮詞

珠附

玳 瑟瑟

貨財源流

珠生於大海中乃蚌蛤胎也海濱之人採而鬻之以共衣食間之採珠者珠不易得

也必費糧篝火闕

麻繩自總其身落於海岸

底取之而出至不免或闕

害則不惟不收其

利也故世間之人寶之然小大闕

九品徑寸

者目為至寶瑟瑟珠之闕

種不圓者曰璣璠

為一貫百枚而

事類水圓

一折者川媚水懷珠而

徑寸

珠不能闕

度寸

良珠一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韓詩

索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

之卯遺其玄珠使智一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溝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

衆周乃可以得之乎莊子懷珠拾而一之拾遺記積珠舜葬蒼梧有鳥吐五

色氣名曰憑霄銜玉成貢珠禹任土作貢徐州厥共珠

周禮玉府一王一玉注佩玉以納蠙珠其燭室隋侯見

藥封之蛇銜明珠徑寸純白照乘魏文侯曰寡人有徑

夜光一以報隋侯白氏帖二一者十鶴報有玄一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噲參參牧

杖通鑑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魚報昆明池昔有人釣魚綸

銜明珠以一參焉搜神記魚報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

帝求去鈞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夢所見邪取而放之間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一之

秦記

一即三 江妃解濱達鄭交甫說之不知其神也曰願請

子之佩二女一與交甫去數十淵客泣鮫人水底居出

步二女忽不見佩亦失之列仙向人間寄住積

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以與主人博物

志一慷慨而一珠注一鮫人也左思吳都賦

公求太叔疾出奔宋衛人立其弟遣使室孔姑疾臣向

罪左哀魏納美珠馬與之城鉏一珠楚人賣於鄭為木

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玉緝以翡翠鄭人

買其櫃還其珠可謂善買櫃不可謂善鬻珠也韓子

棄珠礫秦阿房宮金瑰珠礫一擲迤邐垂珠璣漢武帝

一飾文采最珍千金珠河上翁家貧持絳蕭而食者

怪東方朔化民對其子投川得一謂其

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遭

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為齏粉尚奚珠之有哉七彩珠高

如彈丸一而一視之瑩徹如水焉以示西國胡人
曰此是清水珠也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淡然
清徹矣胡人以三紺色有光開元中張說為相有人惠
十萬貨之宣室志

或有遺忘即玩此珠以珠易餅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
心神頓悟開元遺事

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種
餅口不敢言老叟乃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原化記

珠若蔬陳繼善祥少傳致仕富於資產自荷一鋤以理
小圃成畦以真珠千餘顆若一蔬狀土壤之間

記類俯拾以珠為飾慶歷中廣州有蕃商死珍珠沒官
內唐近事

貴妃時禁中同列因是於上前乞旨和買緣此京師價
騰踊上頗知之上於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

至乃一前日珍一首一以誇同輩至上前上望見以
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妃慙報起易之

乃大悅自是禁中更不以珠撒殿熙寧中駐鞏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撒殿

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側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一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

有司掃殿得珠十關吏所搜唐質肅公玠謫潭州一戶民私藏蚌胎為

太以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事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玠必不肯買衆具奏覆覽之果然湘山野錄

童子撲火康世家有伏屍夜間涕泣竺命為棺以青布衣置塚中後見一婦人曰君有火厄今以青

蘆杖報君竺財貨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後火起見數十青衣一火滅一云多聚鵲鳥禳火鵲能

吐水於巢上東

方朔十洲記
大珠魏帝求魏徵曰一文卻卻一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為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

貴西域獻一師子天寶初王戶
也罷迷迦再遣使一大珠

真珠記顯俯拾陳繼善得雙者吉洛陽人有妓樂者四
時則撒真珠厚盈數

寸以班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數一一無跡者賜石

為一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柱樓記

倫妾名翔風妙別玉聲善觀金色美容相類者十人服

飾一等屑沈香為塵布象席上踐之一一真珠百

琲有跡者節其飲食閨中戲曰爾非瘦骨輕軀安得擲

地皆成王遠字方平麻姑求米少許一一真珠方

平笑曰姑年少作此變化吾已年老不喜為之

矣王氏神仙傳炒麥圓成見釜門注

寶珠大如雞卵楚州獻寶十三二曰如意

寶珠一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八

火珠艾藉火出

南蠻多利火珠大者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一珠輒一孔氏帖

水珠履水珠

見前龍化而去注

清水珠

見前黑色有光注

採珠合浦採

珠徒去而餓死者盈路及孟嘗行化一年具去珠

復還

交州採

晉陶璜為一百姓無農唯以珠為業以珠易米吳時慮百姓私散好珠絕

商旅人飢上請乃制自十月至二月非採上珠時聽往來

瑟瑟瑟瑟珮

貴妃楊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家車騎皆從一璣一狼藉于道

瑟瑟枕

盧簡辭盧昂生賊辭窮

貯瑟瑟

魏國夫人恩傾一時所居本韋嗣立宅創堂成

以金盆一一二斗以賞匠者明皇雜錄

戴瑟瑟

五代吐蕃婦人一一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

璣珠鏡

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璣鏡出注宋均曰大1有光可以為1孝經援神契

玉衡

舜在璿璣

11

筐貢

禹荊州底貢厥名厥1玄纁璣組注璣珠類說文珠不圓書

賦穢之物

見前

詳珠注

狼籍于道

見前

崔伯易珠賦

高郵西北有湖曰覽社近歲夜見大

珠其光燭天嘗問諸漁者言或過於他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舡而去終莫能至賦曰鑠高郵之舊治裂

揚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十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穹山大野溪谷郊藪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莽不

知其幾千百處塵東南之漫漫勢膠輶而無涯漑灌乎民田漕引乎國家間乃省貢書考圖編所陳者特盤飡

之微固不間有把握之貴為當世之所傳發詠乎川珍翔翔乎水邊爰有蘆人漁子相語而來前曰先生之念

者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不寶於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

平煙冉冉以四收萬籟息而無聲則如珠也凍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曜周隅皆明呀紺石而為宮被綠苔以垂纓挹奔星之光芒吸沆瀣之精英木散景兮扶叩人徐乎上流俱走撫鴻鷺以先趨領罽筍之已試連徽挺杖灑網持絀嗟雖鑑其眉睫猶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東造形而已逝而况伏見靡時倏彼倏此與蛟龍之為朋曾風雨而作衛彼能三足而在籟驚九助而充饋漢蛟蚱之青骨鄭龜莢之異味勃牛悅水而黃奪澤馬玩繩而足躡犀狎偶而解角翠因媒而折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為腊於貪餌文貝瑇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緹蛤蜊胎寒熠燿自喜非絕意於避引適足喪其軀而已矣是故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為珠之笑耶予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既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即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邪用以晦明知在己者即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即薄泥塗

而不辱不恥貧賤者即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即
久而不聞其遊世者即既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
來耶燭隋侯之室即講上帶即飾冠冕而佩即客有聞
者亦矍然而興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曰王者
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然則得
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耶

詩集收珠

自平宮中呂太一
南海千餘日

遺珠

客從南溟來一我泉
客一珠中有隱字欲

辨不成

採珠

越客一明一提携出南隅
清輝照海月美價傾鳴都

連城

雙珠出海
底俱是一

一珍並

明月

娑婆海水南巔
弄一珠韓

珠

一壓腰一穩稱
身杜麗人行

珠翠

樓上樓前盡一眩將瑩璵
照天地元稹連昌宮詞

真珠真珠紅

小槽酒滴一李賀

真珠絡

一臂鞵杜

次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十一

璣鬪草羸

珠璣

鬪草擷

璣璣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十四至六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黃冕

騰錄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錦繡

錦

附

繡 織 布 麻 羅

財貨源流

錦織文也按說文錦金也作之其用功重
價如金故制字從帛與金也然所出之處

固多惟出於蜀者為貴或者又以獻於外國者誇之
想亦中國所無有云耳繡五色簡飾為質刺成故名

曰繡繡綺

羅皆文繒

事類彙貢

高貢濟河惟兗州厥貢絲厥織文注織文一一之屬書

文織

周禮典絲凡飾邦器

者受一一絲組馬天官白

爛兮

錦衾

斐兮

是貝錦注萋

氏帖注一一錦繡之屬

斐錦文也並詩

重錦

齊侯使歸夫人一一三十兩注一一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

匹也左閔二年

美錦

子產謂子皮曰子有以一一不使人學製馬其為一一不以多乎左

衛人饋

與一一叔向羨與一篋錦左

宰子衣

孔子謂一一曰一一夫錦於女安乎語

夫人車

漢一一出

塞以郎官帳

漢一一有錦

錦維舟

吳甘寧以一一去則棄之

錦為纜

隋慢

帝以一一蘇氏詩

竇滔妻一一織錦為迴文一一以寄滔宛轉循環文甚悽惋

新羅頌

貞德襲造子法敏入朝

作詔書賜

封教武宗使一一以宮錦一一以詞

貞德織錦為一一以獻

積漸多是也
李石開成錄

衣錦夜行

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錦晝遊

張士貴虢州人授虢州刺史
帝曰顧令卿

未嘗求足

元德秀視錦

暴

陳其上

韋堅通漕每成舟署某郡以所產

大食駝載

有重錦

其載二十索一乃勝既不可兼
負乃裁為三十三歲一餉

女蠻魚油

宣宗大中初國獻

一綿練水香麻所為也光耀芬馥皆以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唐南陽編

背古錦囊

李賀

每旦出騎弱馬并小奚奴一遇所得投囊中
每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著

宮錦袍

李白浮游四方嘗來月與崔宗之自米石至金陵花樣

不同

有錦工隸宮錦坊祿山亂被人尋其舊坊不

收曰如今

繡 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文繡令聞

施於身所以不願繡裳周公衮衣繡質魯大弓六幣

以繡 五采 備謂之被牆 繡古天子之服今富

賈布地 天子以文繡衣馬 楚莊王有愛馬 映驄 俱麗

為御史之 夫人衣 衛侯與夫一繡一曰聽於二 富人牆

見前 暴勝衣 前一一之繡 王炖被 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金諺危因疾病憊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

金十斤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絕炖鬻一斤營葬

餘置棺下炖後署大度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大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卷六十四 三

漕舟署某即以所產暴陳其上若會稽則羅鴻漸獻

杜一兼成都府入朝高麗王冠一以白羅製杜

蘭香帕賈知微遇曾城夫人一以秋雲羅一裏丹

雨時密藏之後大雷左太冲魏都賦紅羅颯酒

詩集瑞錦一送貝錦一無挑字誰家一錦一燭奪

袍歎飾一思婦改張一飾秦川機中織飾一

繡芙蓉褥隱繡一芳蓀小襦繡一晴文新錦風

香一並杜生錦繡黃金縷翡翠一織五紋線刺繡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四

至冬

綺緗綺

錦為上襦古詩

紫綺

解我裘且換

留恨

別時

雙鴛綺此千萬

為贈

間有鴛鴦綺特

餘霞散

成

綺深紅浼

綺羅杜

競鞦韆

羅綺

羅輕春風

羅本李白寄遠

曳紫煙

羅衣同上

雙鴛鴦

春羅

一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歷千萬緒長安賢豪家
妖艷不可數裁吐百日功唯得一朝舞舞罷復裁新豈

思勞者苦辛

蘇州新體

林蛺蝶

花羅

萬草千文

線絲須長不涸
白川羅蜀錦金

粟尺象床玉手亂殷紅
動凝碧杜甫百絲行

絹附

練

財貨源流

絹按釋文練也然練又併絲為之者

事類苦良

凡布絹辨其一一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注別其粗細廣狹書其賈於物也若今

時題署絹

淳制

一其一一注淳廣大也制長短也禮

織縞

厥貢一書

魯縞

強

之末不穿

色絲

黃絹一一後揚脩傳賜胡千

漢一降一練

細

豫

遺

盜兩

陳寔見梁上之盜乃遺絹兩疋

賜絹萬匹

張華以平吳之功一一一

貨絹百

匹

魏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洪一一一洪不與及洪犯法自必死既得原上書謝三國志

賜絹一

匹

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一其子威一一威曰大人清高何故得此父曰俸祿之餘後本傳

贈絹

數十

司空圖王重榮父子雅重之嘗為作碑一
園置虞卿市人得取之一日盡

問遣人

遺

太宗疾貪吏欲痛懲艾之乃一人遺諸曹一吏受
饋練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

給之因即行法所謂因人以
罪非導之以德之誼帝悅

何遇我薄

皇甫湜為福光
寺碑援筆立就

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顏况集序未
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予三錄一即度笑入曰不

才也

稅入加舊

權德輿大歷中一錄直錢四十今止
百一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功

詩集工織

素十丈餘持練將比素
新人一練故人一素織練日一匹織

短

裁

五十匹練易一匹練去馬來無了日練絲不足女工
苦踈織一充匹數藕絲蛛網三丈餘迴鶻訴稱無

用處白居
易陰山道

光零

我有一疋好東絹重之不減
錦繡段已今拂拭

杜

兵多樵
賈帛賤

巧筆書帛

狄仁傑送制獄
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徽絮致京

師帛

馮伉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伉持節臨
弔歸之帛不受又一一伉上表固拒

彈太府帛

魏知古拜黃門侍郎會造金仙玉真觀諫曰
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羸二太府之帛為一

賜公藝帛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奉

似布而細同昌

其居問本來書忍字以對一練帛而去
一日大會韋氏族暑氣特甚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
掛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纒澄水帛長八九尺一一

一一明薄可鑿中有龍
涎能消暑毒社陽雜編以疏易良

為將者刻薄自入給帛
則一一一唐笑厥傳

韓昌黎策問

人之仰而生者在穀帛
穀帛既豐無飢寒之患

繒裘如裂

周幽王后一一繒聲史記
灌嬰貶一一繒
前本傳

素韓愈對

後之朝如何一日將練比素南都新書

徐

堅論

開元中張說與一一近世文章張九齡如

練季孫冠

侍罪左

王導衣

晉一一為太保時庫藏竭

製練布單衣皆效之乃貴也

詩集救汝寒

即無囊中帛一一懷懷杜北征詩

擎偏重

內帛一一送許拾遺

度所分

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杜北征

素織素

見絹

裂素

新齊統一一皎潔如霜雪班婕妤好扇詩

素書

呼童烹鯉魚中有尺

古詩素手

織織濯一一古詩

匹素

寒亦一一夜惜鄰人機杜牧之杜秋娘詩

餘素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七

幾工委篋篋 | 東國 染毫 | 素 長煙 | 引輕
經刀尺常應物 柳宗元書事 素沈休文

練縞練

韓愈岳陽樓 | 吹組帳

素練

杜甫畫鷹 | 風霜起

曜輿臺

越裳與

軀照楚國

組練 | 李白

澄江靜

如練 | 杜

小城擣

天晴 | 練

急杜

秋風擣秋練

月出砧杵動家家

綾

財貨源流

綾按釋文云布帛之細者也織之者一絲一躡奇文異變因而作成絲愈多躡愈衆

文理愈

奇矣

事類竹根

柿蒂

蛇皮

馬眼

已上四種並今時綾名白氏帖

金縷

昔泰國以青衾漢內臣卧十二躡舊綾機五十絲為五

奇文異變因而作十樣花越州土貢湖州貢鳥

綾潤州貢魚口綉葉花紋綾蔡州貢花龜甲鵝鞞等綾地

志越州貢見下韋堅陳登樓召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

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

其上若廣陵則官端綾會稽則吳綾吳郡則方丈綾船

皆尾相銜進王峻借五代請左藏代宗禁大歷

六年六月一文紗吳綾為龍敬宗索李德裕立詔

鳳麒麟天馬辟邪者本紀敬宗索盤條綠綾千疋

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方鎮貢奉裴胃

惟來與當御今乃廣用千疋臣所未諭

方鎮貢奉裴胃

拜荆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八一

南節度使是時一爭剝下布思製重錦異綾
為一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觀胃待之有節沙州應

幕

吐蕃贊普始一刺史周鼎為唐固守贊普使尚綺
心兒攻之都知兵馬使閻朝執鼎役之自領州事城

守者八年出綾一端

入水不濡

貢龍油綾文彩尤異一
濕云有龍油故

萬一斗一者

也杜

陽編完封不發

韓思復永淳中家益窳歲饑京兆杜瑾
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一

樂天為質

飛雲履玄綾
樵人直說

中官不衣

唐一紗穀綾一

羅車
服志

詩集鶴文

客從遠方來贈我
綾謝靈運詩
紈扇

如團
月江淹

綃附

穀

財貨源流

綃生絲織成穀紡絲織之者也綃輕而穀細

事類泉客賣

鮫人潛織綃綃於水室以

水仙遺

張建章為幽州

司馬曾以府命往渤海遇一鮫綃自齋以進將事者為傳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皆曰明宗有司劾卽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且言國璽外惟有二物其一卽建章所進鮫綃筐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線纏之亦云夏天溽暑張之

滿室凜然

北夢瑣言

汜人出

滎陽鄭氏子見婦人自稱汜人後於篋中

一絳綃一端今鬻之有胡人以千金償其價張濟宣室志

橘叟戲

巴邛人一叟曰我輸

紫綃帔一

龍綃衣

元載一瑤英為姬以一龍副幽怪錄無一兩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

異國求此服

霞綃帔

上皇得成都高士入蓬萊宮見設

紫綃

元載造迎暉堂堂內帳又見帳門

贈紅綃

李龜年至岐王宅二妓一三破一辨音

集服飾美

吐蕃弄贊妻文成公主弄贊見中國物價

賤

唐開成中一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唐豐年錄

穀河南貢

一府土一絳州貢一白穀

越州貢

一輕

容生穀並唐地理志

鄭女垂

霧穀子虛賦

曼姬始

道遙谷諷集序

中官不衣

綾羅唐車服志

洛神賦

動霧穀以徐步

崔融啟母廟

銘

羅穀輕明

詩集長煙引素

如穀之狀沈休文風浪吹文一穀

綃白雪

消消一
如輕華
比蟬翠
魏文帝

輕霧

綃教一
霏朝霞

誰為
虞卿

裁道帳輕綃一
匹染一李白

不知數

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細
綃一白樂天琵琶行

絲附

繭綿

財貨源流

絲按釋文蠶所吐也一蠶為忽十忽為絲
繭眠成繭繭繅成絲綿細絲亦曰纈字亦

作統絮
做綿也

事類稱絲

分繭一練絲
恍氏一宵瀉水漚其絲七
記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

宿諸水七日七
夜是謂冰凍禮

氓虫

布質絲詩

女治

絲兮絲兮
所兮詩

貢

禹貢青州厥
一縑絲書

絲入

典絲掌一而辨其
物以其賈揭之禮

墨子悲

素絲

之受采白氏帖許行價一麻縷絲絮輕生自蠶樂羊遠遊尋師學業一年

來歸妻跪問其故羊曰久行在外懷思無他妻乃引刀

趨機曰此織一一滿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寸不

已遂成於尺累尺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之則損前功

猶廢時日當日知所亡以就懿德羊感之七年不返古

烈女傳身於蠶李元愷邢州人洺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

傳問經義畢贈衣服解曰吾軀不可服新麗

懼不稱以速答也行冲垢穢復與之不獲已碧金絲唐

而受俄報一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

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軟玉鞭遂命一

一為鞞絲即永泰元年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

餘盤屈履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陰百畝其上

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一謂之蠶一縱之一尺

引之一丈撚而為鞞表裏靈泉絲見前獻父以絲房知

通瑩如貫琵琶琴杜陽編錦內

後其子彥儒一其一與兒乞絲杜甫寓蜀每蠶熟即一妻一躬行而一曰如或

相憫患我一兩一雲杜牧謝新絲表品比疑霜杜牧祭

城神文蒲絲之祖兩張說卽國公主碑華絲繡像

綿織細禹貢豫州厥篚麗密荷穗被毛者難與道純

頌挾續楚子圍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重繭楚子使遠子馮為令

尹遂以疾辭一衣裘貢八蠶日南國歲一

絮許子價見前閔損衣一字子騫父娶後妻生一子

以綿絮損以蘆花絮

詩集織衣

皎皎白素絲

補袞

為綫一君一為弦繫君
桐左右修闕職官商還

古風端然潔白心可與
神明通呂龜蒙素絲

園客

麗獨幽詩
荆州麥熟

繭成蛾絲荒憶君
頭織多李白歌

綿裝衣

衣冷要

挾纊

水古詩
如懷

絮晴雲如

驛使發

朝

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
明

子夜
吳歌

絺綌

財貨源流

絺綌皆葛綌粗而絺精皆煮治績紡而成
之然豈惟葛可衣哉麻苧蕉荃等物皆可

為之也故禹貢篇謂卉服釋之者曰草服葛越其斯之謂歟

事類是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一
是獲為絺為絺詩

彼采

葛一葛今注葛
草所以為絺絺

削瓜

為天子一者蒂之中以絺為
諸侯一者蒂之中以絺為

掌葛

周禮一以
時徵絺絺之

財青州貢

禹貢一鹽絺

豫州貢

一厥一
絺絺並書

天子服

孟夏一

初製暑一注
絺絺記月令

夫人服

君子偕老刺衞一也云云蒙彼
絺絺是繼絆也疏禮有展衣者以

丹黻為衣裳覆也絺之美者
為絺是當暑祥延之一詩

夏衣葛

堯一日
霜履葛魏

風葛屨刺褊也云云糾
糾葛屨可以履霜詩

以時徵

見前
當暑袷一絺絺語遺

荃葛

江都王建遺通越間
侯一一注絺絺漢書

治絺葛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
世漁鄱水娥為室女

未嘗出遊一一一供采締不御烈女盧惟清妻徐惟清

女事循整鄉閭敬式韓文公原道夏葛而冬裘渴

紉締不服扣政公主諸子皆不服一韓文公原道飲而飢食其事

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柳宗元

愚溪對冰雪之交柳宗元八駿說圓首橫目食穀而飽

也衆裘我締詩集九月猶馬知南隣客冬暖更一一一締

締一一一習炎蒸作締黃葛生洛谿黃花自豨暮青煙

手採一一一李白黃葛篇蔓長條縹繞數百尺閨人費素

布

布帛總論

布按釋文亦曰帛然今世俗所謂布者乃用木綿或舊葛麻苧花苧等物為之則又

似不可以帛槩論焉恐又粗於帛者也但其間又無精粗疎密之別要之精密者亦未易為也彼異國又或有織毛者或又有花紋者並奇耳麻泉也可以為布者

事類粗粗

布帛一不中數廣

苦良

廣狹疎密辨其一一並記

有幅

布帛有幅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左

有明

齊心一衣布語

疏布

大祭以一一為尚又女功之始

儀禮大布

衛文公一之衣左

麻衣

詩曹風如雪

紵衣

子產以一一獻延陵季子左

帶其斷

晉率諸侯之師伐偃陽環城傳其球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偈而絕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

馬乃退一以燔其機公儀休見布好疾出家婦漢
狗於軍三日左一恐奪人之利史語

相被一公孫弘為丞孟光裙後一荆釵布一遺盜布

王烈一令其賜貪布宋說字宣弘太祖以其性貪
改過勸善後漢賜布百尺令負而歸重不能

勝乃至僵頓見蜀布張騫在大夏著越布陸績祖父閭
以愧之燕書一本傳

書令一單衣世祖見而好布露積王澣字子良雖
之自是常勅會稽獻越布後漢有爵祿若不在

已扶俸一帛布火浣漢時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嘗會
皆一腐爛賓客冀祥爭酒失杯而污之偽怒

解之曰燒之一得一燃如灰及布垢盡火滅燦然潔白
若用灰水洗中間久絕魏文帝以火性酷烈而無含蓄

之氣必不然之事著典論言必無乃刊石於廟門外與
石經並至明帝立西域重譯而來獻之於是大臣乃試

以示百條遂滅此論
天下笑之矣魏志

火鼠毛

南炎一之為布沈之
於火振之如雪白氏帖

水羊毛

波西織一為布曰海西布

白疊草

高昌有草名曰一
縵花可一為布

吉貝

草

南蠻環王一一也緝其花
為布祖曰貝精曰疊並孔帖

照隣衣

廬一一客東龍
門山布衣恭羨

本元稹檄

王劉守洛州給土布一
端一一代代歲康劉悟傳

左至蜀都賦

布有
撞筆

又黃潤比筒
籬金所過

麻執麻

一一如之何
衡從其畝

漚麻

東門之池可
以一一並詩

岱畎

禹貢一一
絲泉注泉

麻也

五原

後漢五原宜麻泉崔寔為太守斥賣
儲時作紡績織絰練縵之具白氏帖

争温池

石勒與李楊一一
麻一相歐擊晉史

給為絳

滕王元嬰帝嘗賜諸王綵五
百以元嬰及蔣王僉但下書

曰滕叔蔣第不須賜帛一麻二道士屏蔡州紫極宮階

車助一錢一二王大慙本傳道士屏前種麻生高如

墉一葺為藩一其醜日霹靂屏下忽學士閣梁國相

有狸跡尋之上屋蹤大如馬劉餗嘉論鄭珏與

李相國愚同為一一日鄭一下有一麻生李曰承旨

入相矣乃指麻視鄭曰天命也時亢陽其麻茂盛若高

丈餘如雨露之偏滋暨霜降成實乃白麻也

李賀鄭曰必然矣是夜制出鄭果登庸紀異

詩集蜀麻

一久

楚麻

一四時皆

寂歷

夜際秋蟲鳴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財用門

銅錢

附

鐵錢

銅鐵相權

銅楮相權

漏

財貨源流

錢之為幣以銅為之體圓孔方背面肉好皆有周郭周流四方之象也唐虞以前無

聞爰自禹湯始用金鑄幣周立九府圉法輕重以銖所從來遠矣然嘗論之錢之為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而公私上下之間皆不容以一日闕其故何也豈非以其資世之寶所以流通百貨使之無所偏壅者

藉此乎方其未鑄錢之時民各以其所有者易其所
 無者然較纖悉析毫芒猶恐有所未便貨物且有時
 而不通矣及其已鑄錢之後取某貨者惟錢不必曰
 以此易彼也市某物者惟錢不必曰移甲換乙也以
 錢之多寡財物之多寡因物之繁省酬錢之繁省雖
 毫芒纖悉使之聽命於錢無一而不得其分是則錢
 之用其利也亦甚博矣然使官民之間一日而無是
 藉使交易而退不滯於此亦必有困於彼者矣豈能
 使之一一如其分欲哉然則錢固不可一日闕如此
 也鐵錢止用於邊地所以防漏洩楮錢亦明器之類

事類錙物 孟康曰一錢貫字 **泉布** 錢一也其藏曰泉其
 亦作錙漢書註 行曰一取名流行無

不徧也 **剛堅** 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適婦
 周禮註 天性一須火終始體圓應乾孔方效地

蔡母氏 **撲滿** 一者以土為竅為畜錢具 **金品** 虞夏商
 錢神論 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一之 幣一為

三或黃或白或赤或錢
或布或刀或龜貝通典

金鑄

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人
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

山之幣以贖之禹以歷山
之幣以救人之困管子

散與民

武王入殷鹿
臺之金錢以

殷流於泉

周武王時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
寸為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

六韜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於金
鑄錢蒙利周
利於刀布於帛於帛前食貨志

王患錢輕將一丈一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資幣權輕
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作輕以行之亦不廢
重於是乎子權母而大小利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

寶貨肉好皆有周郭
百姓一馬同上
出錢取息孟嘗君相齊食客三千
人邑人不足以奉使人

薛貸錢者多不能與息馮驩行至薛召一錢者
皆會得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羊召諸取錢者能與息

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能與息者為期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貸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貸錢為資貧者燔券書以捐之有君如此豈可負哉

初蘇秦之燕一白一一及貴以百金饋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今亦得矣 秦鑄半

兩 秦兼天下銅錢質如周錢文 漢行八銖一高祖一奉 曰半兩重如其文漢食貨志

獨贏二 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一錢三蕭何賀不持 獨以五侯益封二千戶以一一一錢

一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始為謁者曰一錢萬寶一一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

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嘉之
引入座蕭何曰劉季故多大言者矣
造四銖錢文帝

造五銖錢武帝
賜山鑄錢鄧通漢文帝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

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為貧於是通
蜀嚴道銅得自號鄧氏錢布天下即山鑄錢吳

漢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亡命者盜鑄錢景帝即
位是錯說曰吳王公謀作亂逆本傳貫朽

不校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康庾皆滿而庫環

循無已漢時南方有蠡其形如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

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

復飛歸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寶搜方朔飢死東百三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

百四十侏儒飽
死臣一飢欲一安世無名
張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
乃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

氏一錢
公卿議更
武帝與一一造錢帶以
以百萬計
公卿議更
贍用而推浮徭兼并之徒
中家

遇告
武帝時公卿言異時筭輅車費人之緡錢皆有差
如故然令既下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

告緡錢縱矣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一
過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即治郡國緡錢食貨志

赤側當五
武帝時公卿請令京師鑄官錢一貨泉直一
以一官用非一不得行

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
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尺五寸廣寸首長八分有奇

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其
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

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一貨泉徑一寸
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周禮註
不如一

囊

東漢趙壹曰文籍雖滿腹

今奉五萬

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

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思

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盈一錢一援文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財貴能

施

馬援曰凡殖一

盡可復得

鄭均兄為縣游擊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

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盡以與兄曰錢一崔烈一為吏坐賊終身損棄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

銅臭

靈帝開鴻都門賣官爵一因傳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告君三公於議者何如鈞

曰大人少有英稱論者嫌其一

武子金埒

王濟一布錢滿地為埒時人謂之一錢一世說

孫氏舊錢

晉元帝過江用一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

沈充小錢

吳興一一又鑄一一謂之沈郎錢

見之盡還

平輿關敵為郡五官

掾太守第五常病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敵敵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

萬寄掾關敵孫長大來求敵敵一一悲喜取錢一一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敵曰

府君疾困謬言爾即飢者與分劉凝之隱居荊州年飢君無疑汝南先賢傳衡陽王義李慮疑之餒

楚陶錢十萬疑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一色一悉一一之俄頃而盡舉阿堵物晉王衍妻郭氏

藉賈后之親貪戾剛愎好干預人事行患之而不能禁時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郭氏素憚之衍謂郭

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言卿不可郭為之小損衍疾郭貪鄙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饒床使不

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呼為王老王元寶富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

一錢
南朝新書
和嶠錢癖
至吝人謂之
富擬王者而
蕭宏錢愚
武梁

帝弟
一錢百萬
一聚黃榜標之
千萬一庫掛一紫標
如此三十餘間
武帝見之計錢三億餘萬
武帝少子綬

論譏之
三品竝用
北朝後周宣帝大衆元年又鑄永通
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

一錢
百錢為樣
隋高祖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
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又有周郭

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
鑄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一
從關外來勘樣相

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
復用舊錢貨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

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
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使之十年下惡錢之禁京

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
飲馬投錢
却廉
一白代
樣為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隋志

六帖作牛還錢

永徽中涿州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後與錢主佛前誓曰若我未還公願死為

公家牛逾年而死錢主家特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白毛為路伯達三字

治牆得錢

李景讓母鄭治

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之時一犢一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

地搭甕取錢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採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

錢滿其中而甕少缺故錢流出於是推正以石一之取五百餘金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

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向一

足錢便可

南史周文

育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

質錢不可

梁謝

入則為公侯周曰一一一望誰封侯

舉兄子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以班

往賀一千

呂

僧珍生子宋李雅——署函曰錢——閣人少之
不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不得

一文

隋鄭澤自隆州徵還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
復爵國公位上柱國高穎戲謂曰筆乾答曰出為

方岳策杖言歸——
何以潤筆上大笑

金甲神人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
苦於貧所居抵官庫

因穴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携孳見————持戈
曰汝要錢可取耐遲公帖來此耐遲公錢也書生訪求
至鐵冶處有耐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煉之次乃前
拜之公問曰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耐遲怒曰
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他日富貴若能哀
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
月日署名書生携去公與其徒大笑以其妄也書生却
至庫復見————令繫於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
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勅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
貫欲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

日驚嘆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遺之逸史

上清童子

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元

寶參奉冠青圓前冠衣淺青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岑因問其冠帔荅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又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去行數步至牆下忽不見文本使人掘之乃一古墓其中唯得一古錢文本方悟——者謂青銅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外圓心方正錢之狀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忽失古錢岑遂亡矣

飛錢致富

海陵黃尋家先貧困大風雨散——至其家觸籬園誤落無數隨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

萬擅名江

飛錢致遠

德宗正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錢出者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

錢諸道進秦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食貨志

十萬通神

張延賞聞

度支有一寃獄久不決及公判度支期以旬日平反視
事日案上一帖云奉錢二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悉收

吏禁之次日於盥洗處又一帖奉錢一公嘆曰錢至
十萬可以一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禍及不得不止

幽閑百萬為費陸贄調鄭尉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
鼓吹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一曰

請一毋夫人一日一送光院錢唐陸辰自翰林拜相故
贄不納止受茶一串

錢留為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辰輸光學錢唐劉元章為
一一一一五十萬以榮近司國子祭酒建

言羣臣一一一自宰以金為錢廢王恮即位一黃一
相方鎮刺史各有差

鑄一臣一文昌意有所求識且懼不就乃宿謀於匠者
別鑄一以為備翌日以所授鑄之廢王臨視果不就因

潛以宿鑄者獻以銀為錢驃國一金一一有蛇舉首
之吳越備史形如半月孔氏帖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七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環因買田畔一
枯栗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砍創及腹忽一
黑——如臂語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
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
甕二散錢甕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如牛有聲五代
年巨富遂楚錢形龍浩王清本酉陽雜俎
袁正辭猜錢盈室室中堂有聲——人以為妖勸其散
積以讓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求其同類爾宜益以
錢聲必止孔氏六帖滿手按成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至禁
大中偏身摸出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
遺事植坐上能以——青銅錢投井中
呼之即出沈今之——數百錢謂之陌借陌字
珍續仙傳錢用短陌——其實只是百字如付與伍
耳唐自皇甫鑄為塾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陌漢
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文以七十七為

陌輸官仍用錢用省陌五代周太祖時王章掌財賦舊

八十筆談入者以八十出者七十插一甲痕武德中廢五銖錢行

七謂之省陌侯鯖錄皆歐陽詢之所為也初進樣文德始用宸翰前代錢文

皇太后一因鑄之談寶錄者淳化中太宗一無出化外太祖開寶詔舊禁

為之既成以近臣侯鯖錄自五貫以塞破屋子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

上其罪死得宰相如孫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

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一矣東

鐵錢置鐵官公孫述廢銅錢鐵錢易得梁普通中

錢百姓貨幣不行盡罷銅錢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八

更鑄鐵錢人以爲一。一。一。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
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不復計數而
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
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
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
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鐵錢不行

陳初永梁喪亂之後一。一。以一當十閩王
兩柱錢鷺眼錢又雜用

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二韓熙載鑄鐵錢以十
一。一。五代史

當一

劉建鋒拜湖南留後教馬殷出帛使賣文彥博知
鑄鉛鐵錢一。一。銅錢一

言陝西鐵錢不便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人多知之
爭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民多閉肆僚屬請禁
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一其家
錄一數百匹一一之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若

是則知鐵錢不廢川陝鐵錢一舊皆行一祖宗時
市肆復安記閩錄益利夔三州皆有鐵冶故
即山鑄錢邛州舊鑄歲十萬緡建炎初轉運判官靳博
文以為歲費本錢二十一萬得不償費乃罷之紹興十
五年鄭亨仲為四川宣撫使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
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
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
本其後增至十五萬二十三嘉守王知遠請復嘉邛鑄
錢監事不計用於是復置監於邛州明年詔邛州歲鑄
三萬緡利州九萬緡共費本錢引十七萬五千緡每千
率費十四百二十五年又詔利州鑄大小錢各二萬緡
凡大錢千重十二斤小錢千重七斤有半於是歲省鼓
鑄所錢三萬三十一年再減利州錢為六萬緡大小各
半云施州舊亦鑄錢萬緡南平軍數千緡紹興末皆減
今蜀中歲淮上鐵錢一舊鑄銅錢兵火後舒州不復
鑄錢十萬一舊鑄銅錢但行饒建等錢而已乾道初

林樞密安宅為右諫議大夫議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而即蜀中取一行之淮上事既行洪景伯參政言其不可上問之景伯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纔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為然乃不行但即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五年秋王公明使蜀復伸前議六年夏遂命司農寺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即舒蘄二州鑄夾錫鐵錢舒州同安監歲二十五萬緡蘄州蘄春監十五萬緡淳熙七年春舒守趙子濛蘄守施溫舒皆以鑄羨遷官然淮民大以為擾八年秋王謙仲知舒州入見為上言之遂減舒州錢額十萬緡與蘄州通為三十萬後踰月又詔權罷鼓鑄一年二州既復鑄錢因命淮西漕臣兼提舉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公事歲增額至六十萬緡然淮錢日夥而又著令不許過江人甚賤之乃復減為四十萬

銅鐵相權銅鐵互用

紹興二十五年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乞四川諸路應繫大

鐵錢竝

州路作

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責拘收從之蜀自漢以來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更造鐵錢歷

代仍用

一錢孟氏廣

銅鐵兼用

呂餘慶鎮蜀日首與沈

政初復鑄

一錢

一

國朝乾德三年平蜀後

義倫奏乞揀出銅錢計綱發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鐵

錢後以為非便淳化間仍令兩川一錢一餘見下

文

銅楮相權始用私行

先是益卬嘉眉等州皆鑄鐵錢五十餘萬緡後因李順之亂罷鑄久

之民間闕錢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德三年張詠言每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乞減半

鑄

大中祥符七年凌策又請鑄大錢以一當十嘉州豐遠監卬州惠民監置爐鼓鑄嘉熙四年趙抃乞罷十

年以寬民力熙寧間轉運司復言罷累年民間見錢闕少一一與交子相權詔從之

釭銷鑄為佛像

開寶五年禁民一錢一一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上慮農民多毀農器以徼

福故 禁之 銷作器用

見後漏洩注

漏洩牛僧孺策

自晉以東厥錢用青金自河以北厥錢用黑金是殊異之禁不行矣抵罪

有差

開寶元年舊禁銅錢無出化外乃閩江邊縱弛不復檢察自今五貫以下者一一五貫以上其

罪死

為禁至嚴

開寶六年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所失至多

長編 二十八年起居舍人洪遵面對論鑄錢利害大畧謂今錢寶不惟銷毀作器用而過南海北渡淮一一上

諭大臣曰銅器雖民間所常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之今若使公卿貴戚之家以錢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

禁宜無不戢者上出銅器千五百事
送鑄錢司遂大斂民間銅器並長編

私鑄令民鑄

漢興以秦錢重難用至
一英錢注如榆英

使民鑄

孝文五年
為錢益多

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
鑄今一一放一注恣其私鑄並食貨志

沈郎錢

見前
注私

用轉甚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
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間全以金銀為

貨武帝乃鑄錢內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
鑄除其肉好謂之女錢太定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
五銖對又等錢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
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一一私鑄不

計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
更鑄鐵錢詳見鐵錢注

間

以錫鐵

陳初承梁喪亂之
後鐵錢不行始梁

未又有兩柱錢及攬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
重而鸞眼輕私家多鎔錢又一一兼以粟帛為貨

雜用皮紙

隋大業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惡初每十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

鐵鏝裁皮糊紙以為錢相一一之貨姦偽競起齊神武賤物貴以至於七隋食貨志又唐志

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邴已後百姓私鑄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紫錢吉錢河陽生澁天柱赤

牽之稱異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

漸復細薄

輩類各殊

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製造

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

兗梁豫州

或

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並隋惰游之民

七年私間校理蔡抗為廣東轉運使先是岑水銅冶大

發官市諸民止給空文積逋鉅萬姦民無所取資羣聚

嘉熙

私鑄與江西鹽盜合郡縣患之督捕甚急抗曰採銅皆
一銅悉入官不卑其直非私鑄衣食安所給又
從而誅之是豈但民犯法也因命銅
入門給直民盡樂輸私鑄遂絕長編

盜鑄除盜鑄令

見前私鑄詳

犯盜鑄罪

武帝建元以來縣官多即銅山而鑄錢民

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乃造銀錫
白金盜鑄諸金錢罪死而一者不可勝數並食貨志

人多盜鑄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

之境及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錢之錢
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
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上
一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
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無盜鑄唐李德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

人不用遂廢之隋食貨志

人無盜鑄

唐李德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

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德乃盜鑄乃止嘉祐四
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一犯者

陝西民間多濫鑄大錢以至市易不通其以見行當三
大鐵錢並當小鐵錢之二先是議者欲變大鐵錢當一

集賢校理陸詵言民間貴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一
當三猶輕之今令與小錢均直則大錢必廢請以一當

二則公私所損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計其
物直無贏則必自止詔行之自是一一一長編盜

鑄者衆

初陝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始獻議
米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

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西都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
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及奎徙河東

又鑄大鐵錢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月奏
罷河東鑄鐵錢此陝西復采儀州竹尖黃銅置傳濟監

鑄大錢朝廷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號饒州又鑄
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十鑄

當十大銅錢一以民間一一錢文大亂物價翔踊
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
鐵錢獨留用河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錢者獲利十
之六錢輕貨重其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為不便知并州
鄭戩請河東鐵錢且以一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
一或以五當一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
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
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救弊不先自損
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議商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又
言姦人所以不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官
不必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
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以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
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墟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
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
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
變卽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長編慶歷八年

楮錢 瘞紙錢

唐王璠專以祠神位宰相漢以來喪葬用錢後世里俗稍以一寓一為鬼事至是

興乃 焚紙錢

五代晉出帝八年三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一御衣一本紀

焚紙幣

王嗣宗為節度使性剛正當卧病家人私一一以祈福嗣宗大呼而止之曰神苟有知豈枉法而受賄耶聖

宋撤

明器之類

邵康節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燔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一一一一也

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

晉魯褒錢神論

有司空公子富貴不侈盛服而游京邑駐駕乎

市里顧見秦母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

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

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

已學吾心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
神為帶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
大笑曰固哉子之云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
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
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
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
教民農桑以帶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
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
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
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為世
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
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
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罔獨豈是之謂乎
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
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
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

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
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
可使殺是故忿爭辨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
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
可聞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
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
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
命長短爵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
所長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振貧濟
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丹求之藝文
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
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悍勇故曰君無
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
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
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
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

下交接名
譽益彰
錢鄧州不燒楮鏹頌
鳴呼士知脩耶內不欺
諸已外不欺諸人可謂

脩己已鳴呼士誠有立耶上不愧於天下不作於地中
不負於神可謂士君子已凡唯知脩至於可立而不欺
不愧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
卹卹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稔歷自危則區區
於禍福以壯其毒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
多則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馬而弗支
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獨
超於衆謬行不徇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禱祥之苟
求蓋清修之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錢之不然而
名位之優優嗚呼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
人
倚

詩集爭一

業許茂四海商賈留一囊空恐羞溢
一風榆
錢曹植樂府得一文錢杜甫

落小錢社荷葉疊青錢社五銖九府漢日一流天龍帶泉

寶地馬列金溝趙壹囊初定何曾著欲收金門應八論玉井葉來求李嶠九府五銖一世上

珍魯褒曾詠道通神勸君覓得須知足雖解榮人也辱人同前王老何恐元來一簡齋

孔方絕交書山谷許和青銅往日用錢捉私鑄今

為之最易得好忌不合長相蒙社恰有青銅錫來相聚飲一斗風月

不論錢社風月不用清山自倒非人推李白得錢沽

酒即相覓無錢對花每恨陶彭澤自覺酒須賒

半輪殘月清先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毗陵女子

年十六詠破錢

見沈存中筆談

楮錢拜掃情

紙錢飛急人歸後腹斷雲楸
一
招山劉叔擬豫章清明郊行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財用門

楮幣

財貨源流

楮幣即古質劑法也周質劑漢鹿皮唐合券皆是意也國朝祥符初張忠定鎮蜀患

鐵錢重始創為交子兌便行之比一交一緣三年為一界一界一換皆許民私自為券以富人十六戶主

之然是時官猶未置務也迨其後富民稍衰不能償其直爭訟數起而官不得不為之置務矣自官已置

務而民間之私造始有不容於不禁者然是時事始於蜀猶未行於他路也迨其後人以為便而諸路倣而行之者浸廣而自行之浸廣而後以一千萬緡為一界至以兩界相沓行使者然交子以盈尺之楮飛錢以致遠始也以權鐵錢為便其後不惟以權鐵錢而且以權銅錢為便若不積見錢以為之本則亦未見其能以空支行也故官中常須椿數百萬緡稍遇交子減價即自買之則其價愈增重矣此斂散之微權也否則散在民間者一色惟楮而不見現錢吾未知其果謀為久遠之利也善能國者以亟圖之

事類質劑

聽賣買以一一注兩書一札同 傳別 聽稱責而別之長曰一短曰一券書也 以一一

注一一券書也並周禮

造幣

漢武帝建元以來錢多而輕物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饗

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饗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食貨志

合券

見前錢類

注
民自為券

真宗時張忠定公詠鎮蜀患鐵錢重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

換之一私一一一一以

官為置務

交子始祥符之辛亥其後富民稍衰不能償其

直爭訟並起祥符末薛田為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久不報至仁宗時冠域守蜀請罷之上曰蜀人

用之久矣一旦罷之可乎會域去而田代之一一一積一乃禁民私造始置益州會子務是歲天聖元年也

錢為本

神宗熙寧八年權永興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一一一亦不

能以空文行今諸州錢冶所收極廣苟即冶所鑄折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

事上批可如所奏委皮公弼總制營辦

見錢相當

哲宗紹聖二年欲行交子法於諸路上問曾布

以為如何近曾令余景相度以為可行而曰此法不可行不惟與川交子相亂兼交子須有一一一一一乃可行

並長 編 與錢並行

紹興六年張鑑嘗請依四川造會子一
詔造五百十萬充糴本而未捲

到見錢議者以為恐
失信於民遽詔罷之

茶場印造

高宗紹興末年陳季若
請行交子法於諸路其

後上始用錢端禮言行於東南三十一年詔
於都一置會子務撥左藏一十萬實為本

金帛換易

孝宗嘗以內帑一以易楮藏於民間
者僅二百萬一時楮幣反重於黃金矣

綱運中半

淳熙二
年進呈

淮東西兩總領乞以金錢兌換會子支遣上曰一既
以會子一何故乃更闕少蕭衡龔茂良秦緣朝廷以

金銀兌會子此不過散在民間上曰何幸得會子重

上供三分

淳熙臣僚上言乞
今諸州軍起發一

一諸色窠名錢許用一會子州縣不增至兩界蜀中
依指揮許民戶經部臺越訖重行責罰

自祥符辛亥至熙寧五年接續兼放兩界遂徧於蜀之四
有不能易至熙寧五年接續兼放兩界遂徧於蜀之四

路增至三界

天聖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萬至紹聖則增為一百四十萬至元符則增為一

百八十萬雖以辛巳用兵而中外之數僅餘數百萬而止蓋至淳熙而後十倍於此紹熙慶元而後溢錢至千

萬之數向者止行兩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萬為率今一一一則共有一億四千餘萬四川交子

一一錢引者舊成都豪民十六戶主之天聖元年冬始至官交子務每四年兩交印給一百二十五萬緡崇觀

間陝西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萬緡由是引法大壞每兌界以四引而易其一蔡京患之大觀元年夏改

交子為錢引舊交子皆無得兌三年秋詔復以天聖年額為準建炎初靳傅文為益漕以軍食不繼始以便宜

增印錢引六十三萬緡其後張忠獻盧立之席大光規紹視師率增印矣紹興七年夏詔四川不得泛印錢引

然邊備空虛泛印卒如故十年春用樓仲輝奏泛印錢引者徒二年不以赦免未數月以贖軍錢闕又命印五

百萬緡十三年鄭亨仲復奏增四百萬緡三十年軍事將起王瞻叔增印一百七十萬緡明年虞并父宣諭川陝亦增印一百萬緡紹熙二年以辰年允界增還計所一百七十萬緡慶元三年三路旱傷減放又增一百萬緡今前後兩界共書放錢引四千九百萬緡有奇其後自一貫至五百凡二等每錢引一千民間直鐵錢七百已上而輸官則折

河東交子

神宗熙寧二年條例司言西京左藏副使高遵裕等

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務本司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為便今公私若用鐵錢不勝勞費試如遵裕等議行法仍令轉

東南會子

中蔡京當國嘗傲川

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交子法為錢引行之然所出猥多又官司不以出納故旋即廢紹興元年冬高宗在越張忠俊以神武右軍分七婺州朝廷以路道不通始置見錢關子召商人入中其法入見錢於婺州執會子赴杭越權貨務請錢每

千搭十錢為優潤六年春張忠獻為都督張如瑩澄主
管行府財用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先造三
十萬行於江淮既又造二十萬緡為糴本遂置行在交
子務紹興末改為會子務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引法
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賜左藏十萬
緡為本乾道間詔以一十萬緡為一界仍依川錢引例
兩界相番行使至淳熙末江浙會子一十率得銅錢七
百五十湖北五六百自一貫五百三百至二百凡三等
民甚便之自會子初創建
湖北會子 元秋總領王珏
始創造謂之直便會子凡七百萬緡乾道元年春楊侯
帥荆南以為不可通行於諸路乞令戶部印五十萬緡
兌換其後遂收三百萬緡止餘四百萬淳熙五年冬又
令戶部印給三百萬緡而總領周嗣武言自來鹽商無
回貨率以會子市茶引而東今會子通行則茶引不售
軍食必闕遂寢之十一年始通行於京西路紹熙初梁

摠為京湖摠領會其已出應換之數得五百六十二萬緡遂亦造兩界馬每界二百七十萬緡總為五百四十

萬

關外會子 一銀一者紹興七年春吳浩王為宣撫副使始置于河北其法一錢或半錢凡

一錢銀會子十四萬紙四紙折錢引一貫半千銀會子十萬紙每八紙折錢亦如之初但行於魚關及階成岷

鳳興秦六州歲一易其錢隸軍中武安堯遂屬計於十七年七月復造於大安軍再歲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始

增一錢銀三萬紙九月行於文州其後稍益增迄今每二年印給六十一萬餘紙共折川錢引十五萬緡興

元會子

鐵錢會子者一府金洋州用之創自隆興元年其法自三百二百至一百凡三等迄今每二

年印給二百四十萬緡

兩淮會子

一者乾道二年夏初令戶部印給

共折川錢引四十萬緡三百萬緡謂之交子不得過江南八年秋以交子易壞始出行在會子收兌紹興三年夏議者以淮上鐵錢多

欲革其弊吏部尚書趙子直與從官陳進叔羅春伯謝子肅等合奏乞印造兩淮會子三百萬貫付兩路每貫準鐵錢七百七十淮東二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兌更不申展事下兩省臺諫議者尤延之等以為可逐施行之其會仍分一貫五百二百者凡三等許流轉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鎮江興國江陰軍界內行用應兩淮上供及戶部錢物並權發見錢三年令淮南漕司搃管而沿江八州軍合發上供一半會子則許用交子通融起發於江淮東西搃領所搃管馬蓋自紹興辛巳二月以後至壬子八月以前行在湖北兩淮創行交會摠為四千九百六十餘錢引兌界自天聖立川交子法萬緡已敵蜀中之數矣每再歲一易令人戶輸紙墨費三十錢紹興十一年秋詔增為六十四每界無慮一百七十萬緡其更易不盡者號水火不到錢亦二十餘萬緡悉令計司取之以備錢用然錢引屬總所而抄錢場錢引務隸成都漕司故更易不盡者總漕屢

爭之二十八年夏孫太冲奏以為稱提本錢詔茶馬司
檢察其後卒歸計司馬紹興二年上念蜀民之勞詔權
展一界乃易慶元四年冬丁端叔自四川茶馬代還入
見言川交子二年一兌每引納貫頭錢八十文足民甚
苦之今計所多羨財請每界展一年永為定制章下制
置司時袁起巖為帥上言今民間每兌錢引一千貼納
錢引六十四文足每界總領所收貼頭錢凡百八十萬
緡今欲展年當求對補之策其一紹熙初增印百萬緡
異時每界增貼頭銀亦僅七萬此二者略可相當兼總
所每界撥還漕司工墨錢十九萬緡今既展年不復對
撥而又每界水火不到之緡錢十萬皆總所得之若不
展年所不到者又倍凡此皆可以對補展年所虧之數
明年春有旨許之然六年冬兌界水火不到錢纔七萬
五千四百四十八緡嘉泰二年陳日華咄總領謝用光
為帥請諸朝復以二年一張文伯文今交子之行流通
死蓋軍所仰不可復展矣於江淮閩浙一夫

可帶千萬緡無關津議征之變無變易賣持之勞尤便於民今民間往往重錢而輕楮券者何耶蓋由失斂散之術也在昔楮券之行於蜀賤則官出錢以斂之貴則官出楮以散之使居者以藏錢為得行者以挾券為便是故州縣之折納四方之征商坊場河渡之課息不貴其錢不拘其楮故錢重而楮亦重今則不然官之予民者則以楮而其取於民者則必曰見錢焉朝廷散於郡邑者則以楮而其索於郡邑者則必曰見錢焉若是則錢安得不重楮安得不輕為今之計莫若權其利在民握其利在我斂散周流使錢楮為一則無輕重之不等矣

葉正則進卷
古今之變世數之易物之輕重貨之貴賤其間迭往迭來不可逆知然錢貨至

神之物無留藏積蓄之道惟通融流轉方見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于王府至入者不可使之出入立楮於外亦代之不知錢以通行天下為利錢雖積之甚多與他物何異人不究其本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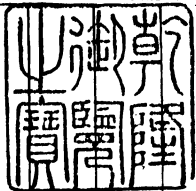
但以錢為少只當用楮楮行而錢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見而錢亦不可得而見然自古今之弊相續而至於今日事極則變變極則反必湏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當如何變其決不可易者廢交子然後可以使所藏之錢復出若夫富強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則賤賤則錢賤錢貴然後輕重可權交易可通今世錢至賤賤出乎物少其變易之道非聖人不能也朱文公淳熙殿筴伏覩去歲指揮許人戶以會子入納

官物及今年正月內令諸州軍起發上供諸色窠名錢許用三分會子比見浙中州縣交納稅物全不交會子只收一色見錢却將見錢於所在兌置會子以分數解發其所得贏餘皆不入官唯以資給私費而已夫公家既不用會子民間何緣流通欲乞州縣入納官物許民戶抄卜分明聲說官會若干如官司不受許民戶經戶

部御史
臺越訴

詩集如醉楮 | 一 | 漢扶偏倒民似
飢兒飽乃生時賢詩泉 朱通
泉楮 | 一 | 民力
之夢懷遠志憶

南歸王實齋謝
吳二書見訪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十六